

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·选编

2014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^上



池莉《爱恨情仇》

叶广岑《太阳宫》

方方《惟妙惟肖的爱情》

凡一平《非常审问》

荆永鸣《淘宝》

李洱《从何说起呢》

裘山山《死亡设置》

陈应松《滚钩》

吴克敬《阁楼上的庄稼》

2014中国年度中篇小说^上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4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: 全 2 册 / 小说选刊选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4.11

ISBN 978-7-5407-7384-7

I. ① 2… II. ① 小… III. ① 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6773 号

2014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(上下)

选编者 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

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

封面设计 石绍康

责任监印 周 萍

出版人 郑纳新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
邮 编 541002
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
传 真 0773-2583000 010-85890870

电子信箱 ljchs@163.com
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
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5 × 960 1/16

印 张 45

字 数 772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7384-7

定 价 68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(上)

阁楼上的庄稼	吴克敬 (1)
太阳宫	叶广苓 (31)
初小九题	曹乃谦 (52)
所有路的尽头	弋 舟 (81)
第四十圈	邵 丽 (125)
惟妙惟肖的爱情	方 方 (174)
支 前	陈 武 (218)
绣鸳鸯	马金莲 (248)
徐记鸭往事	鲁 敏 (288)
故 乡	红 柯 (308)

(下)

爱恨情仇	池 莉 (335)
淘 宝	荆永鸣 (389)
非常审问	凡一平 (424)
总裁班	杨小凡 (458)
人 罪	王十月 (488)
对 峙	徐贵祥 (522)
从何说起呢	李 洱 (572)
哦，乖	刘 瑜 (605)
死亡设置	裘山山 (633)
滚 钩	陈应松 (673)
附 录	(709)

阁楼上的庄稼

吴克敬^①

1

曹金娥吃惊着阁楼上的变化，她发现清早起来还姹紫嫣红的一片小花，过了一个小半天，再去看时，已被清除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了一点点的红，也没有了一点点的绿。

被作家贾平凹形容成“废都”的这座城市，近些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如果再找个词来形容，最好就是“花都”两个字了。春夏秋冬，睁眼就是花，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，那几乎就是花的海洋了，地上开着牡丹和芍药，树上开着的有樱花和玉兰，便是电灯杆子上，也挂上了盆栽的吊兰和百日红……鲜花改变着这座历史名城。从武警部队转业下来，给地税局局长铁西平开车的钱小勇，侥幸分到一套顶楼的单元房，在装修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把阁楼上的平台利用起来，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黄土，找来这样那样的花，这样那样的木本花树，认真地栽种起来，使他家的阁楼，融入这个繁花似锦的城市，让人看上去赏心悦目。

钱小勇和她的媳妇儿苗拉妮，对此是很在意的。一家人只要有空，就愿意

① 吴克敬 陕西扶风人，西北大学文学硕士。现供职西安市文联。代表作有《梅花酒杯》等，本刊曾连载其中篇小说《状元羊》《手铐上的兰花花》等，《手铐上的兰花花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。

爬到阁楼上去，泡一壶他们爱喝的陕青茶叶，拿几样他们爱吃的杏仁、花生仁等嚼头，坐在阁楼的石桌石凳上，惬意地享受一阵他们自己栽种出来的芬芳。

曹金娥是局长铁西平的老娘，老伴去世后，她就随了儿子，从乡下搬进城来，先是住在铁西平的旧楼里，铁西平当局长的地税局团购了唐府观邸的房子，精心装修了几个月，她就又随着儿子搬到此处被人称为高尚社区的新楼里来了。她住的新楼与局长儿子的司机钱小勇所住的楼房，亲兄弟似的相对着，站在她家的北阳台，抬眼望去，一眼就能看见钱小勇家的南阳台。不过，钱小勇家的南阳台，像所有住在唐府观邸里的住家一样，都有玻璃严严实实地围着，看上去白亮一片，背后都有些什么内容？是晾着被褥床单，还是晒着衣裳鞋袜？曹金娥就不知道了，她根据她们家阳台上的内容，推想别人家的阳台，断定也是那个样子。所以说，白光一片的阳台没有什么吸引曹金娥的，但她无事可做，当局长儿子铁西平和科长儿媳梁画眉出门上班以后，曹金娥独自一人，呆坐在空寂的单元楼里，忍不住要把她的眼睛，像一张生动的剪纸似的，紧紧贴在阳台的玻璃上，向外面的一切，张张望望。曹金娥痴迷地盯着楼下的绿化带看，栽在绿化带里的树，疏密有致，有的树，经霜即秃；有的树，则四季都不落叶，她问过儿子铁西平，知道不落叶子的树木叫冬青；而要落叶的树木，就很杂了，她认得的有国槐、香椿什么的，还有她不认得的，也从儿子嘴里知道了玉兰树、樱花树、合欢树等。春风徐徐吹来的日子，叶子还没生出来，这些树先会配合着温煦的暖风，绽开一树的洁白，一树的艳红，洁白的玉兰花败了，艳红的樱花也败了，碧翠的树叶，才都慌慌张张地生出来，一天一天长大，长得如孩娃的小手一般肥实，而肥实的树叶，曹金娥是喜欢的，像此前盛开在树枝上的花儿一样，让曹金娥从楼房的高处看下来，都有一种让她心生着想要搂抱它们的慰藉……是的呢，合欢树的叶子，这时也密匝匝地生出来了，跟随着那一树一树密不透风的树叶子，共生出来的还有无数的红色花儿，亮灿灿的，很能温暖曹金娥的眼睛。

活了大半辈子，一直在乡下的土炕上滚老了的曹金娥，如今钻进城里来，过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哩！

曹金娥知道这是她的福，在乡下的家里，左邻右舍，像她一样年纪的老太婆多了去了，谁有她这样的福呢？掐着指头算，也就只有她一个。但她似乎很不受用这样的福，当作了罪来受。这样的時候，大多都是局长儿子、科长儿媳从高楼上下到院子里，坐上钱小勇驾驶的小汽车，蹿出唐府观邸的大门，曹金娥把眼睛贴在阳台玻璃上，直到看不见……孤寂，实在是太孤寂了。局长儿

子和科长儿媳妇把他们的儿子——她的小孙子留在她的身边也好啊，奶奶爱孙子，天经地义的事情哩。局长儿子和科长儿媳妇，却犟巴巴地，不听她的祈求，把她心疼不够的小孙子，送到国外去了，给她在家里做伴的，只有一条狗，小小的像只鹿样的狗，活蹦乱跳的，给她逗着乐。小狗起名叫安安，去了国外读书的小孙子，奶名儿也叫安安。

这一天，曹金娥把眼睛窗花一样贴在阳台玻璃上，向楼下的绿化带认真地看着，她希望她看着的时候，能把局长儿子和科长儿媳妇，看得坐在钱小勇的小车里，鱼儿一样游过绿化带，游进小区，游到家里来，让她跟随他们在家里忙忙乱乱……人啊，能有自己的忙，能有自己的乱，真是好哩。趴在阳台玻璃上，曹金娥心里想着这样的好事，安安轻轻地低吠着，用嘴扯着曹金娥的裤腿，曹金娥知道，安安是要她把它抱起来，也来靠着阳台上的玻璃，向楼下张望。曹金娥笑了一下，把安安抱起来了，抱得跟她一样高，但安安却没有如她一样，不是朝楼门口张望，而是朝着对面的楼顶，转动着它的眼珠子，时不时还要轻吠几声。

曹金娥奇怪着安安的状态，她抬手抚摸着安安毛茸茸的脑袋，想要使安安静下来，可她对安安的抚慰，却一点作用都不起，安安依旧盯着对面的楼顶方向，有一声没一声地轻吠着，这引起了曹金娥的好奇，她也顺着安安眼睛盯着的方向看了去，这一看，她也吃惊了起来。司机钱小勇家阁楼上原来葳葳蕤蕤的花草，被一个看上去非常农民的汉子，已经拔得光秃秃。

非常农民的汉子是谁呀？

非常农民的汉子为什么要拔了钱小勇两口儿精心种植的花儿草儿呢？

2

非常农民的汉子不是别人，正是钱小勇的老父亲钱金地。钱金地拔了儿子精心种植的花草，是要在儿子种植花草的阁楼种植庄稼了。

钱金地到城里来，曹金娥是知道的。

曹金娥夸过钱金地的儿子钱小勇，说他是孝子。

曹金娥夸赞钱小勇，是发自内心的，给她儿子铁西平开专车的钱小勇，处处透着机灵劲儿，但又不失一种让人欢喜的憨厚，笑嘻嘻的，好像他生来就没有烦心事……嘴巴也特别甜，见到曹金娥说的都是顺心顺肠子的话。她儿子铁西平当着地税局局长，那是多大个官呢？曹金娥弄不清楚，但见他出出进进，

都是钱小勇开车接了去，然后又开车送回来，也不知那车门子，有什么特殊的机关，她儿子铁西平自己不开，自己也不关，都是钱小勇绕着车子转，给她儿子铁西平关上车门，又拉上车门，还把手垫在车门上沿，唯恐碰了她儿子铁西平的头似的。她儿子铁西平顺车带回个什么东西，一箱子水果，或者一箱子其他什么，自然都是钱小勇扛了送上来，对此，曹金娥可以理解，她儿子铁西平年龄大些，年龄小的人，帮助年龄大的人，在理上说得通，可是她儿子铁西平，哪怕只是一个公文包，自己也不动手，都是钱小勇拿了，跟在后边一直送上楼来。为此，曹金娥还批评过儿子铁西平。

曹金娥说，你自己没长手吗？

儿子铁西平把手伸给曹金娥看，我怎么没长手！

曹金娥就戳破了说，那你啥都不拿，净让小勇给你拿。

曹金娥对当科长的儿媳妇不好说啥，对她生养的铁西平，还是敢说的。她那次批评儿子铁西平，钱小勇也在场，他在旁边为局长铁西平打圆场。

钱小勇甜甜地叫了曹金娥一声大娘，这才说，您老人家可不能怪我们局长，我给局长拿东拿西，那是我的职责。

曹金娥却没吃钱小勇的圆场，她还批评儿子铁西平，我不管你局长不局长，你就是做上天大的官，终归还是我儿子。

钱小勇还想再打圆场的，局长铁西平挡了他的茬，把他手里拿着的包接过来，让他回去吃饭，吃过饭了，按点儿再来接他。

曹金娥还以为她的批评起了作用，却不承想，到了下回，依然是，钱小勇为她儿子铁西平关车门，开车门，车上有带回来的东西，还是钱小勇拿了往上送……最典型的一次，她儿子铁西平坐上小汽车了，他自己没有关车门，钱小勇也忘了替他关车门，发动了小汽车，就往前开，惊得站在楼上阳台玻璃后边的曹金娥，既使劲地摇手，又大声地提醒。

曹金娥喊，快把车门关上，快把车门关上！

也不知道开车的钱小勇是自己意识到了，还是真的听到了楼上曹金娥的提醒，他把车开出没几步，就停下来，自己从前排的驾驶座上下来，绕到后排去，给局长铁西平把后门关上。

哎哟！这算个什么事呢！

曹金娥说她儿子铁西平，说不出什么效果来，她就只有叮咛钱小勇了，让钱小勇注意点儿，钱小勇便点头如捣蒜，很愉快地接受着她的叮咛。

这个机灵憨厚的钱小勇啊，在曹金娥看来，是比她的亲儿子铁西平还亲的

一个小伙儿呢！他不断地到家里来，一次次来，都没有空过手，前日来，是一个烤得脆脆的、外焦里嫩的老樊家肉夹馍，昨日来，就又是一小盒黏黏的、甜到喉咙里的桂花糕，今日嘛，如果再来，他会巧妙地变出另一样好吃的来……曹金娥自己可真是感觉到了好享受。不仅是她，还有给她做伴的安安，因为钱小勇，也是一天一天好享受呢。他们在外边吃饭，餐桌上剩下的鱼，剩下的猪排骨，钱小勇都小心地收起一些来，准时准点送到楼上来，来喂吃得油光水滑的安安。

安安呢，隔着门，有人从门前过，它都要声严色厉地狂吠一阵，但是钱小勇来了，没进门，只在门外按一声门铃，安安就扑到门背后，很轻快地吠叫着，竖起它的小尾巴，像面迎风的旗子，呼呼地摇着。

半个多月前，钱小勇来给安安送食，很快乐地告诉曹金娥，他把他老父亲接来了。

曹金娥听得高兴，把钱小勇夸了一番后，还顺着钱小勇的话说，你爸该享你几天福了。

本来，曹金娥是要去对面楼上拜访一下钱小勇的父亲钱金地的，可在儿子铁西平和儿媳妇梁画眉回到家里来，她把她的想法给他们一说，儿子铁西平没说什么，儿媳妇梁画眉却很坚决地否定了。

儿媳梁画眉说，咱去拜访他？

儿媳梁画眉还说，为啥去拜访他？

儿媳梁画眉话跟话又说，咱有必要去拜访他？

曹金娥把儿媳妇梁画眉的刻薄领教过许多次了，她不奇怪梁画眉的态度，她想获得儿子铁西平的支持，可她看见的儿子铁西平，虽然没有如儿媳妇梁画眉那样连珠炮似的发出三声否定的询问，却也紧闭着嘴巴，不看她，其所表露的神态，跟儿媳妇梁画眉一模一样，也是否定的。

为什么要否定呢？就因为儿子铁西平是坐小汽车的局长，儿媳妇梁画眉是坐办公室的科长，而钱小勇只是个开小汽车的司机？曹金娥想不通，却也没有往更深处去想，摇着头安慰自己了。

曹金娥把安慰自己的话埋在心里，说，不去就不去吧。

曹金娥这么劝着自己，却不能使自己热着的心凉下来，她一直牵挂着钱小勇进城来的老父亲钱金地，不知他可习惯城里的生活？

坦白地说，曹金娥就很不适应城里的生活，虽然她离开农村，跟着儿子、儿媳生活在繁华的大城市，都已过去了两年多，可她还不是很适应。为此曹金

娥操心着钱金地，希望他不要像她一样，把儿子带给自己的福不当福，还当着罪去受。

操心着钱金地的曹金娥，还真要为刚刚进城来的钱金地大操心了。

这个让曹金娥大操心的事，就发生在前些天。那一日，曹金娥看着儿子铁西平不在家，还有儿媳妇梁画眉不在家，她带着安安从楼上下到小区院子里来，要遛一遛安安了。

在楼房里圈着的安安，一旦下到小区的院子里来，轻狂得像个疯子一样，在曹金娥的眼前，一会儿跑得不见了踪影，但在曹金娥为它着急的时候，它又不知从哪儿蹿了出来，缠在曹金娥的脚前，又是叫，又是跳，真是好不兴奋，好不快活。

遛着安安的曹金娥，把这个有着高尚社区之称的唐府观邸，遛了大半圈，快要遛到西南角的时候，她发现钱小勇的老父亲钱金地了。

进城来跟着儿子享福的钱金地，这时候站在那个块石砌就的垃圾收集站前，扯着被人倒进垃圾站里的一条裤子，正一点一点往手里团。还有一双皮鞋，已被钱金地扯了出来，拍打掉了鞋底和鞋面上的积土，放在了垃圾站的矮墙上。

他这是在捡垃圾吗？

曹金娥的心咯噔响了一下，她知道这是钱金地自己找罪受，他把从垃圾站里拣出来的皮鞋和裤子往哪儿放？拿回去放在家里吗？他的儿子钱小勇，还有他的儿媳妇苗拉妮，能允许他把捡回来的皮鞋和裤子往家里拿，往家里收吗？曹金娥有这样的先见之明，钱金地的儿子、儿媳妇是绝对不会听任他把捡回来的皮鞋和裤子往家里拿、往家里放的。

遛着安安的曹金娥，有意识地往在垃圾站捡皮鞋扯裤子的钱金地跟前靠了靠。

钱金地感觉到有人靠近了他，他回了一下头，看见慈眉善目的曹金娥，便对她笑了一下。

钱金地为自己找着理由，说，都好好的，真是可惜了昵！

曹金娥听得懂钱金地的话，但她没在那个话上接茬，只是很亲热地问了钱金地：你娃名叫钱小勇？

钱金地听出靠近他向他问话的曹金娥认得他儿子钱小勇，就很放松地应了一声，说，是的。

钱金地问曹金娥，你是……

曹金娥很爽快地说，你儿给我娃开着小汽车。

钱金地恍然大悟，说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小勇在家老说你的好哩。

两个进城来跟着儿子享福的老人，就这么相识了。曹金娥还在为钱金地往家里捡拾旧皮鞋、旧裤子的事操心着，突然发现就是他把钱小勇、苗拉妮种在阁楼上的花草拔除去的，就由不得自己，又为他操上另一份心了。

3

之所以操心钱金地去垃圾站捡拾旧皮鞋、旧裤子，是因为曹金娥有过切身体会。

曹金娥初到城市，跟随局长儿子铁西平住在唐府观邸，她虽然不能知道所谓高尚社区的含义，但她感受得到唐府观邸的规划和设计，是非常精心的，不仅着意于社区内的楼宇建设，而且十分注重公共空间的安排，怎么种树，怎么种花，怎么种草，还有石刻的一应事物，马呀、鹿呀、人物呀，都特别得体，安放得疏朗有致，怎么看都是一种舒服，怎么看都是一种悦目。便是分散在每幢楼房每个单元门侧的垃圾箱，也都十分受看，今日蹲在单元门侧的是一只大熊猫，明日蹲在单元门侧的就是一只大企鹅，还有狗熊、老虎什么的，轮换着来。她喜欢这些收集垃圾的“动物”，觉得它们，全都憨态可掬，是吉祥的，是喜气的，在她投放垃圾时，或是走过时，都要忍不住伸出手来，摸一摸那些可爱的家伙，甚至还要翻开盖子，向熊猫、大企鹅的肚膛里看上一眼。

有一次，曹金娥在一只大企鹅的肚膛里，发现了一只裹着塑料薄膜的锦鸡，光着白白的身子，很是委屈地蜷在一堆烂菜帮子苹果皮之中，叫曹金娥好不心疼！她在心里嘀咕着，好好的一只鸡，怎么说扔就扔了呢？

曹金娥把那只鸡，从烂菜帮子和苹果皮中捡了起来，她这时再看，发现这可不正是她们家的一只鸡吗？

这只白条锦鸡是昨天傍晚进入他们家的。当然，拔光了毛的白条锦鸡，不会自己到他们家里来，它是一个蹑手蹑脚的中年男子，小心翼翼提来的。当时，局长儿子铁西平就在家里，还有科长儿媳妇梁画眉也在家里，中年男子敲了门，曹金娥迈着碎步，赶去开了门，迎进了中年男子，还冲着正看电视新闻的铁西平和梁画眉提说了一句。

曹金娥说，来客人了。

儿子铁西平回了一下头，儿媳妇梁画眉也回了一下头，但他们都坐在沙发

上,踏踏实实的,连屁股都没抬一下。对此,曹金娥是不满意的,她在心里埋怨着儿子和儿媳妇,咋对待客人呢?啊!太不像话了,还知道点儿礼貌吗?儿子、儿媳不怎么待见来客,曹金娥却不能,她就拿出十分的热情,来接待来客了。想想看吧,在老家坡头村,曹金娥的热情,家喻户晓,别说自己家里来客,别人家里来客,她也是要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呢!不凑巧,来了客人的人家,缺个鸡蛋缺根葱什么的,主人到她门上来借了,借一只鸡蛋,她一准儿给人两只,借两根葱,她一准儿给人三根。她要是碰上什么困难,村里知道的人,没有不积极主动帮助她的。就说她的老伴,铁西平的父亲,梁画眉的公公,生病去世的日子,一切的应酬,就都成了坡头村全村人的事,大家请了的来,没有请的也来,眼里都有事,手里都是活,倒叫主人家的曹金娥,在那个悲伤困难的日子,什么事都不用担,什么活都不用动,自会有人替她做得妥妥帖帖……她是伤心的,她要流泪了,围在她身边的人,也会陪着她一起流泪呢!

这是曹金娥引以为自豪的家风哩。

曹金娥心里埋怨着儿子、儿媳,就自觉地担起招呼客人的责任来了。她接过客人提在手里的礼物,也就是她从大企鹅肚膛里翻拣出来的白条锦鸡,搁在一边,给客人又是让座,又是倒茶水,但客人没好意思坐,也没好意思喝茶水,只是恭恭敬敬地叫了声铁局长、梁科长,说他可是要谢谢领导哩!老家人打了一只锦鸡,野生的,不是啥稀罕物儿,麻烦领导收下,炖了喝汤,会很养身子呢。话说完后,就移动着脚步,倒退着离开了。

太糟蹋东西了!曹金娥埋怨着儿子、儿媳,这就提着白条锦鸡往楼上的家里回去了。她猜得出来,这是儿子、儿媳妇清早上班时,顺手从家里提着,下楼来,扔进企鹅肚膛里的。

曹金娥想用白条锦鸡炖一锅汤。

曹金娥记得非常清楚,她的局长儿子铁西平是很爱喝鸡汤的。还在他长在村里的时候,要到周村镇去读书,每天跑两个来回,而一个来回就有几里路,曹金娥心疼着读书的儿子,隔些日子,都要把她养着的老母鸡,挑一只出来,炖一锅鸡汤给儿子喝。他喝得那个馋呀,像匹久渴的马驹子,嘴贴在锅沿上,不见他换气,只见他腮动,一会儿工夫,半锅鸡汤就入了他的肚子。儿子铁西平读书争气,工作了还争气,曹金娥以为,与她炖给儿子喝的鸡汤大有关系。

把白条锦鸡泡在水池里,曹金娥翻拣出大香、小香、桂皮、花椒等一堆调料,扎在一个纱布包里,投进开了锅的水里,然后把白条锦鸡细细地清洗出来,拿了菜刀,剖开鸡肚子,还要再卸成八块时,从白条锦鸡的肚子里掏出一

个塑料纸包着的袋子来。起初，曹金娥还以为是鸡肚子、鸡脖子、鸡肠子什么的呢，可到她把那塑料纸包拿在手里，透过明灿灿的塑料纸，发现里面是一捆儿粉红色的人民币，这一来，曹金娥没了主意，她把包着塑料纸的人民币，举在眼前，认真地看着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她不知那么举着有多长时间，直到烧着的热锅，把开锅了的沸水，一次一次冲出锅盖，扑到灶台上，她才突然地醒转过来，把塑料包着的人民币放在一边，动手把还没有卸成八块的白条锦鸡卸碎，投进沸水锅里炖汤了……锅盖在水汽的冲击下，咣当当，咣当当地响着，渐渐地，就有了鸡汤的香味，弥漫开来，香了整个屋子。

儿子铁西平先回来了一步，他嗅得到母亲炖的鸡汤味，就把母亲夸了一句。

铁西平说，娘哎，又能喝到你炖的鸡汤了！

儿媳妇梁画眉迟回了一步，她进得家门，鼻子像家里的宠物狗安安一样，抽动着闻了闻，开口问婆母曹金娥了。

梁画眉说，我没给家里买鸡呀。

曹金娥为他们扔了白条锦鸡而生着气，后来又从白条锦鸡的肚子里掏出一捆人民币，心里就既是生气，又是疑惑了，因此，她没好气地回了儿子、儿媳妇一句。

曹金娥说，我捡的，从楼下企鹅肚膛里捡回来的。

儿子铁西平没有张嘴，儿媳妇梁画眉正脱着她身上的外套，被婆母的话惊得差点撕破了外套，她大声地回了婆母一句。

梁画眉说，那是我早起扔掉的。

曹金娥不理儿媳妇梁画眉的吃惊，她把擦干净了的那捆包着塑料纸的人民币，往儿子、儿媳眼前一拍，声音不大，却是非常严厉地说了一句。

曹金娥说，这也是你们扔的吧！

还能再说什么呢！儿子铁西平把那捆百元钞接到手，给母亲曹金娥说了，说他把钱给那个中年男子送回去。儿媳妇梁画眉，也把她惊惊乍乍的口气，变得非常柔媚，说是多亏了妈妈，咱们怎么能要别人的钱呢？咱们不能要，坚决不能要。

儿子铁西平、儿媳妇梁画眉，把那捆百元钞究竟退给了来家的中年男子没有，曹金娥是不知道的，她希望儿子和儿媳妇说到做到，不拿别人的一分钱。

正是这惊险的一只白条锦鸡事件，让曹金娥生下了一条心，在儿子、儿媳妇从家里出门后，她都要带着欢蹦乱跳的安安到楼下去，遛狗是一回事，她把大熊猫、大企鹅的盖子，揭开来看看是又一回事。

城里人真是不节约，儿子和儿媳扔的是一只白条锦鸡，别人家扔的还有鱼，还有糕点、奶粉、茶叶、药片子什么的，应有尽有。一次，曹金娥揭开大熊猫的盖子，从盖子的边沿，竟然爬出了好几只活着的大闸蟹。曾长期生活在山沟里的曹金娥，被那张牙舞爪的东西，几乎吓了个半死！

曹金娥感慨着城里人的奢侈，这就让她在一个清晨起来，踩着儿子铁西平和儿媳梁画眉的脚印，下到楼下来，很自觉地一瞥卧在单元门侧的大狗熊，她意外地看见，有两个装苹果的纸箱子，规规矩矩地码在大狗熊一边，曹金娥走了过去，先是揭苹果箱子的盖子。这一揭，让她吃惊不小，满箱子都是没有动过的苹果。当然，这些没有动过的苹果，都有那么一处两处发黑了的斑点，这是苹果变质腐烂的一种标记，曹金娥对这些是知道的，但她同时知道，把那些黑色的斑点，用刀子剝了去，还是能够食用的，在坡头村，曹金娥就是这么一年一年地对付家里存放的苹果的。

没怎么犹豫，曹金娥反身上楼取来一个不锈钢大盆子，还有一把剔骨剔肉的小刀，下到了单元门口来，很仔细地剝除着那两箱苹果上的斑点，然后放到不锈钢盆子里，端着回到楼上的家里，在水龙头下细细地洗着，一个一个地洗出来，自己挑了一个，举起来，放在牙齿上啃着，啃得一嘴香香甜甜的果汁。

曹金娥正为自己的收获得意着，儿媳梁画眉回家来了。她是听了别人打给她的电话赶回来的。平常时候，梁画眉回到家里来，先要在门口换了她脚上的鞋，放好她的手提包，才进一步，往家里面走的。但这一次，很是不同，她回家来，鞋也不换，包也不放，直接冲进厨房，也不和婆母理论什么，端起被婆母洗得干干净净的苹果，直接下到楼下，一股脑儿，就又都倒进了大熊猫的肚膛里！

这是怎么了？犯了啥病吗？

本来呢，曹金娥还要让儿媳梁画眉尝尝她抢救回来的苹果哩，不料想，被儿媳梁画眉这么一通折腾，让她站在原地，一动都不能动，嘴角上有她嚼出来的苹果汁，流成了一条线，慢慢地吊在嘴角上。

儿媳梁画眉从楼下上来了，她把倒空了的不锈钢盆子，咣的一声往餐台上一撂，劈头给曹金娥来了两句。

梁画眉说，妈你听我说，咱丢不起那个人！

梁画眉说，妈你在家翻翻，咱是苹果没有，梨子没有，橘子、橙子没有，还是别的啥水果没有？你说嘛，你儿和我给咱往回拿嘛！

4

楼对楼地住着，看似很熟的路径，走起来却一点也不熟，幸亏还有安安，仿佛通着人性，蹿下楼来，带着曹金娥，曲里拐弯地爬了一些楼梯，这就站在钱金地已经收拾得平平整整的楼顶地块边。

这可是钱金地最为遗憾的呢。

太小了！南北二十来步，东西二十来步，又还留出很大的一块来，铺了木条的地板，支了石雕的桌子和凳子，让去大田里干惯了农活的钱金地务弄起来，真是太不过瘾了。不过，有这么点儿供他务弄的土地，是比一点没有要好得多。因此，钱金地心里遗憾着，脸上却洋溢着进城以来少有的快乐。在这一小块楼顶上的土地里，钱金地干得颇有心情，他没敢甩开膀子大干，而仅有的工具，也没法让他甩开膀子大干……铁锹、镢头什么的大农具，都存放在乡下的家里，儿子钱小勇的楼房里，就只有他栽花种草的一把小铲子，以及一把小小的锄头。钱金地就一会儿小铲子，一会儿小锄头，轮换着使用，平平妥妥地整理好地表，当曹金娥在安安的引领下，站在这片小小的地块前时，她就只有赞叹钱金地了呢。

是安安的轻吠，引转来钱金地的眼光。

钱金地很开心地冲曹金娥笑了一下。曹金娥还了钱金地一个笑。与此同时，曹金娥就把钱金地夸上了。曹金娥说，泥土里的活儿，你做得细呢。

这有什么好说的，钱金地是谁呀？大半辈子熬在乡下的土地里，他是最为自得的一个把式！庄稼活儿，最为讲究的是摇耒、撒粒、擦垛子、扬场、折项、旋筛子。这六样活计，被庄稼汉称之为霸王活。之所以称为霸王活，意思是说，霸王不是谁想当就当得了的，这些农活呢，也就自然地如霸王一样，不是谁想干就能干得了。钱金地就可以，不是一般的可以，而是干得非常出彩的那一种可以。多的不说了，只说他在播种季里，往大田撒种子，那就非常要紧，一趟一趟地撒，不能撒漏了行，也不能撒重了行。撒漏了，撒重了，按庄稼人的话说，就是把荒年提前撒种到地里了。

钱金地不是吹牛，也不用吹牛，他的种子就撒得无可挑剔，不会漏了，也不会重了，到苗儿冒出地面，就如人的头发根，稀稠最是相宜。而他撒种时的状态，就更是让人叫绝，船儿一般的竹编笼子，用一根粗布腰带，斜挎着拥在左腋下，右手从竹笼里拈一把麦粒儿，走一步，撒一把，张开的手掌，像一把

随风舞动的扇子，和着他轻盈的步履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见过的人会说，钱金地哪是撒种子哩，他是在跳舞哩！

天是钱金地舞蹈的帐幔，地是钱金地舞蹈的舞台。

来到城里，钱金地失去了他舞蹈的帐幔，失去了他舞蹈的舞台。他没有办法，只有在儿子钱小勇精心开辟的楼顶花园里，温习他的梦想了。

安安发现了乐乐，不顾一切地扑过去，和像头灰色驴子一样的乐乐，滚在了一起，汪汪汪汪……轻狂地，然而又是恩爱地吠叫成了一团。

这就是狗儿了，不像人，陌生的时候，别说搭话，互相看一眼，也都是偷着来的，狗儿就不同了，此前相识不相识？有过交道没有？是黑是白？都不重要，只要在各自己的眼睛里看着对方与自己是同一类，就会立即热情起来，打成一片，翻翻滚滚，乐趣无限。

曹金娥惊讶地看着忙碌着的钱金地，同时开心地看看安安和乐乐，她问钱金地，狗娃子是你才添的？

把楼顶上的地块很精心地收拾出来，钱金地别提有多甜蜜了。他是想要有个人分享他的甜蜜的，曹金娥来了，不是正合他的心意吗？他放下还拿在手里的小铲子，回头看着曹金娥，回答了她的提问。

钱金地说，是我儿子才捉回来的。

曹金娥应着钱金地，说，你看两个狗东西！

钱金地说，遇到伴儿了。

钱金地这么说，是无意的，但在曹金娥听来，却有了另一种理解，脸上不禁红了红，但她没有进一步红下去，很好地收了起来，因为她撵到楼顶上来，可不是为了与钱金地讨论两个狗东西的。是的，她要钱金地说，可是他整理出来的楼顶上的这块田土。

曹金娥就说了，原来的花花草草，可是好看哩。

钱金地说，好看没有用。

曹金娥说，你说得对。

曹金娥肯定钱金地，但却不能解除她心里的疑惑，因此，没等钱金地再说什么，她跟着又问了他一句，你家娃儿知道吗？

钱金地说，知道。

钱金地在说“知道”这两个字的时候，眉头很明显地皱了一下。这是因为，他和儿子钱小勇、儿媳妇苗拉妮，通过一场激烈的斗争，才获得这一个妥协的结果。那场斗争，正是曹金娥所担心的那件事，钱金地辛辛苦苦从垃圾站

把一双皮鞋、一条裤子捡回家来，用儿子钱小勇的鞋油，很好地把皮鞋打理了一下，明光锃亮，几乎像新的一样；然后又把裤子打了肥皂，在洗面盆里很好地洗了几遍，到儿子钱小勇、儿媳苗拉妮回家来，人家倒还没说啥，他自己已显摆上了。他把皮鞋拿给儿子、儿媳看，说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接着又把挂在阳台上晾干了的裤子取下来，给儿子、儿媳看，还说，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

儿子钱小勇、儿媳苗拉妮一时不知老父亲哪儿来的一双皮鞋，哪儿来的一条裤子。在钱金地显摆的时候，没有谁点头，没有谁摇头，都犹疑地看一眼皮鞋、裤子，再看一眼老父亲钱金地。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钱金地不笨，他看得懂儿子、儿媳的表情，可他还卖了一个关子，要儿子、儿媳猜了。

钱金地说，你们猜猜，我是从哪儿得到这双皮鞋和裤子的？

钱金地向儿子、儿媳卖关子时，还顺势把皮鞋穿到了他的脚上，并且提溜着裤子，在他的腿上比试着。儿子、儿媳猜不出来皮鞋、裤子的来历，但他们想到了局长的老母亲曹金娥，知道老人家有从垃圾堆里捡拾废弃物品的习惯，这在唐府观邸已传说得人人皆知。为了此事，局长铁西平、科长梁画眉和老人家没少起冲突。后来，老人家不再在垃圾堆里边捡拾物品了，然而那个心肯定还是有的，保不齐，是她老人家捡了不能往家里拿，送给自己的老父亲，拿回到自己家里来的？如果是这样，钱小勇和苗拉妮有这个觉悟，他们不敢做得太绝对，伤了局长、科长的老母亲，可是一点都不好玩呢。

试探着，苗拉妮先问上了，是局长的老母亲送给你的？

在家里，钱小勇和苗拉妮没少提说铁西平，没少提说科长梁画眉，顺带也提说了局长、科长的老母亲曹金娥，说的呢，又偏偏是曹金娥在垃圾堆里捡拾东西，和局长儿子铁西平、科长儿媳梁画眉起冲突的事。这些话，差不多像胶带纸一样，都粘在钱金地的耳朵里了。儿媳苗拉妮这么问他，他心里有点不快，因此，他摇头了。

钱金地摇着头说，与她没关系。

儿子钱小勇也就问老父亲了，说，那么，是你捡回来的？

钱金地很痛快地回答着儿子，说，是我捡回来的。钱金地回答着儿子，不无痛惜地接着说，城里人真是作孽，好好的东西，说扔就扔了！

儿媳苗拉妮和钱金地的儿子钱小勇一样，都是农民出身，但他们脱离了农村，住在了城市里，一切就都要如城里人一般生活了。公公钱金地的话，把她说得脸一阵白，她是想要和公公理论几句的，被钱小勇及时插进来，把苗拉